

敦煌卷子中吴茱萸的毒性考证及药食两用探析

赵剑波¹,李应存^{1,2*},张 洲¹,任香霖¹,郑 燕¹

(1. 甘肃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2. 甘肃中医药大学敦煌医学与转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甘肃兰州 730000)

摘要:通过查阅本草相关书籍及资料,对吴茱萸的名称、分布、种类形态、性味、归经、功效、毒性、食疗作用进行整理归纳。吴茱萸用药历史悠久,在东汉时期该药物的功效及用法已在医书中多次出现,在敦煌医学卷子中多次出现相关记述。在现代不断重视中药毒性,以及药物研究逐渐深入的背景下,吴茱萸作为常用的有毒中药,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在本草古籍中出现多种茱萸相混淆的情况,对吴茱萸减毒方法记载存混杂,且在敦煌医学卷子和现代养生相关书籍中又出现食疗用法,因此对吴茱萸进行本草考证十分必要。

关键词:吴茱萸;毒性本草;药食两用;敦煌医学

DOI:10.11954/yctyy.202309041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R281.6;R2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97(2023)09-0197-04



Toxicity Study of *Evodia Vulgaris* in the Dunhuang Scroll and Analysis of Dual-Use Medicine and Food

Zhao Jianbo¹, Li Yingcun^{1,2*}, Zhang Zhou¹, Ren Xianglin¹, Zheng Yan¹

(1. School of Basic Medicine, Gans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anzhou 730000,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Dunhuang Medicine and Transl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Gans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Through consulting books and materials related to materia medica, summarizes the name, distribution, species and morphology, sexual taste, attribution, efficacy, toxicity, and dietary therapeutic effect of *Evodia Vulgaris*. *Evodia Vulgaris* has a long history of medication, and the efficacy and usage of the drug have appeared many times in medical books during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re are many relevant accounts in Dunhuang medical volum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tinuous attention to the toxic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gradual deepening of drug research, evodia as a commonly used toxic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great research value.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confusion between dogwood in the ancient books of this herb, and there are mixed records of the attenuation method of evodia. In Dunhuang medical volumes and modern health-related books, dietary therapy usage also appears, which shows that there is a great need for herbal research on evodia.

Keywords: *Evodia Vulgaris*; Toxic Materia Medica; Medicinal and Food for Both Medicinal and Food Uses; Dunhuang Medicine

吴茱萸是种植及药用历史非常悠久的一味中药,《神农本草经》是最早记录吴茱萸药用的本草书籍。吴茱萸具有散寒止痛、降逆止呕、助阳止泻的功效,广泛用于头痛、腹痛、呕吐、泄泻等疾病。敦煌医学是指对甘肃省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藏的医学卷子

本为主的一批出土的汉唐医学文献进行研究并指导临床的医学研究。敦煌医学卷子中含有大量的本草学内容,其集中于7种卷子中,分别为《新修本草·序例》《新修本草》P. 3714、P. 3822、S. 4534、《食疗本草》S. 76、《本草经集注第一·序录》《残本草》

收稿日期:2022-10-20

基金项目:甘肃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敦煌医学文献整理与应用研究中心项目(DHYXJD-2022);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重点学科敦煌医学学科资助项目(DHYXXK-2022)

作者简介:赵剑波(1996—),男,甘肃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敦煌医学文献与临床应用。E-mail: 2412803903@qq.com

通讯作者:李应存(1966—),男,甘肃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敦煌医学文献与临床应用。E-mail: 1418831670@qq.com

S. 5968。吴茱萸既是临床常用的有毒本草，又是食疗的保健中药，敦煌医学卷子中广泛提及，大多是在医方中作为药味出现。在敦煌医学卷子《食疗本草》(S. 76)中吴茱萸作为食疗药物记载，可见在隋唐时期吴茱萸已可用于药膳。故笔者对吴茱萸名称、分布、种类形态、功效主治等进行本草考证，以期有毒中药运用提供参考。

1 吴茱萸的古籍收载情况

吴茱萸药用首载于《神农本草经》^[1]，其记载为：“吴茱萸，味辛，温。主温中，下气止痛，咳逆，寒热。除湿，血痹。逐风邪，开腠理”，被列为中品。此后，吴茱萸药用记载在历代本草及医用书籍中均有出现。对历代收载吴茱萸功效的中医药本草古籍进行检索，共检索出40本。见表1。

表1 吴茱萸古籍检索情况

时间	古籍数量	古籍名称
秦汉	1	《神农本草经》
南北朝	2	《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
唐	2	《新修本草》《千金翼方》
宋	3	《本草图经》《本草衍义》《证类本草》
元	3	《汤液本草》《珍珠囊补遗药性赋》《增广和剂局方药性总论》
明	6	《本草纲目》《本草乘雅半偈》《本草蒙筌》《雷公炮制药性解》《药鉴》《医学入门》
清	22	《本草备要》《本草便读》《本草崇原》《本草从新》《本草撮要》《本草分经》《本草害利》《本草经解》《本草求真》《本草思辨录》《本草新编》《本草易读》《本草择要纲目》《本经逢原》《得配本草》《冯氏锦囊秘录》《顾松园医镜》《神农本草经百种录》《药性切用》《外科全生集》《长沙药解》《药笼小品》
国外	1	《药征》

2 吴茱萸的本草考证

2.1 历史名称

吴茱萸的名称为地理名加植物名的组合，可分别进行考证，其中的“吴”字包含有地理位置的含义。陈藏器曰：“茱萸南北总，入药以吴地者为好，所以有吴之名也”^[2]，似以道地为名。“茱萸”在我国种植历史悠久，所用名称众多，早在先秦时期，《礼记》中载有“藜”指为茱萸。屈原在《离骚》中提到的“糗”即指代茱萸。武威出土的《汉代医简》当中亦有“朱臾”字样。吴茱萸单独作为本草名称应在宋以后。宋代《太平御览》所引《神农本草经》为“茱萸”而非“吴茱萸”，清代孙星衍辑《神农本草经》“吴茱萸”条曰：“《御览》引：无吴字，是”，提示《神农本草经》中的“吴茱萸”当为“茱萸”^[3]。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提到食茱萸，并认为吴茱萸即食茱萸，而唐代《新修本草》则记载，此是陶弘景错误地将两者相混淆。敦煌医学卷子中《本草经集注第一·序录》则证明了唐代

已有“吴茱萸”称谓。在唐代《新修本草》《千金翼方》中才始将食茱萸单独作为中药列出。由此可见，宋及宋以前吴茱萸与茱萸、食茱萸并不明确区分，可能是名称通用。

2.2 种植分布

吴茱萸分布记录始载于《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4]中写道：“生上谷、川谷及冤胸。”张瑞贤^[5]认为，上谷郡所辖范围大致包括今河北张家口市怀来县、宣化、涿鹿县、赤城县、沽源县以及北京延庆县等地，冤胸县在今山东菏泽市曹县西北。至唐代，陈藏器认为茱萸“南北总，入药以吴地者为好”，说明至唐代吴茱萸的种植区域已十分广泛。宋代《本草图经》^[6]中言：“今处处有之，江浙、蜀汉尤多。”明代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7]中写道：“所在有之，江浙、蜀汉尤多，闽中最胜。”后世医书记载便无太大差异。吴茱萸适宜种植于气候湿润区域，在我国主要为秦岭以南地区，主产于江西、贵州、广西、云南、湖南、湖北、四川等省。

2.3 种类形态

宋代《本草图经》首次详细描述了吴茱萸的植物形态：“木高丈余，皮青绿色；叶似椿而阔浓，紫色；三月开花，红紫色；七月、八月结实，似椒子，嫩时微黄，至成熟则深紫。”^[6]据江西省药物研究所调查，现今吴茱萸的产地及形态与上述引文基本符合，只是花是白色，与文献所载花红紫色不同^[8]。明代《本草纲目》^[9]载：“茱萸枝柔而肥，叶长而皱，其实结于梢头，累累成簇而无核，与椒不同。一种粒大，一种粒小，小者入药为胜。”后世医书记载皆与以上引文相同。在查阅古籍记载中发现，吴茱萸、山茱萸、食茱萸有相混淆的情况。山茱萸为山茱萸科植物山茱萸的干燥成熟果肉。《神农本草经》^[1]载：“山茱萸，味酸平。主心下邪气，寒热，温中，逐寒湿痹，去三虫”，与吴茱萸记载相类似。《本草图经》^[6]描述食茱萸植物形态：“木高丈余，叶似榆，花白；子初熟未干，赤色，似胡颓子，有核；亦可啖，既干；皮甚薄；九月、十月采实，阴干。”食茱萸为芸香科落叶乔木，食茱萸在《本草图经》^[6]中首载形态功用：“云功用与吴茱萸同，或云即茱萸中颗粒大经久色黄黑，堪啖者是。今南北皆有之。其木亦甚高硕，有长及百尺者；枝茎青黄，上有小白点。”《本草纲目》^[9]引：“苏恭谓茱萸之开口者为食茱萸。孟诜谓茱萸之闭口者为檣子。马志谓粒大、色黄黑者为食茱萸，粒紧小、色青绿者为吴茱萸。陈藏器谓吴、食二茱萸是一物，入药以吴地者为良，不当重出此条，只可言汉与吴，不可言食与不食。时珍窃谓数说皆因茱萸二字相混致误耳。不知吴茱萸、食茱萸乃一类二种。茱萸取吴地者入药，故名吴茱萸

莢。檔子則形味似茱萸，惟可食用，故名食茱萸也。”由此看来，吴茱萸与食茱萸更为接近。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及《中华本草》中记载吴茱萸、食茱萸皆芸香科植物，证明了吴茱萸、食茱萸为一类两种。

2.4 性味考证

《神农本草经》^[1]中始载有吴茱萸“味辛温，主温中”。自此，对吴茱萸的性味有了“辛”“温”的认识。《名医别录》^[4]载其有“大热”。南朝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集合两书中所载内容：“吴茱萸，味辛、温、大热。”自南北朝以后，多数古籍记载吴茱萸其性味以“味辛、温、大热”为最多，如《新修本草》《千金翼方》《证类本草》《增广和剂局方药性总论》《本草纲目》《本草乘雅半偈》《医学入门》《本草崇原》《本草经解》《本草易读》《本草择要纲目》《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元代王好古《汤液本草》^[10]写道：“气热，味辛、苦，气味俱浓，阳中阴也。辛温大热。有小毒”，增加了“苦”味。含有“苦”味记载的本草书籍有元代《珍珠囊补遗药性赋》，明代《本草蒙筌》《雷公炮制药性解》《药鉴》，清代《本草从新》《本草撮要》《本草新编》《本经逢原》《得配本草》《冯氏锦囊秘录》《顾松园医镜》《药性切用》《长沙药解》。在清代，本草书籍又提出吴茱萸拥有“燥”性，持此类说法的有《本草备要》《本草便读》《本草求真》《本草思辨录》，笔者认为其“燥”性应来源于功效主治，苦味能燥，吴茱萸能疏肝燥脾，治疗呕吐吞酸，“燥”性应来于此。

2.5 归经考证

元代王好古《汤液本草》中记载吴茱萸入足太阴经。明代李中梓《雷公炮制药性解》认为吴茱萸入肝脾胃大肠肾五经。李梴《医学入门》则认为其入足三阴经。李时珍又创立气分、血分划分中药方法，在《本草纲目》^[9]中记载吴茱萸为“入足太阴经血分，少阴、厥阴经气分”。至此，元明两代医家基本认为吴茱萸归足三阴经。清代汪昂《本草备要》^[11]采纳李时珍的观点，在其中写道：“入足太阴（脾）血分，少阴、厥阴（肾、肝）气分（其气燥，故专入肝而旁及脾、肾）。”张秉成所著《本草便读》^[12]虽未明确写出吴茱萸归经，却写道：“吴茱萸辛苦而温，芳香而燥，本为肝之主药，而兼入脾胃者，以脾喜香燥，胃喜降下也。”可以看出，张氏亦认为该药入足三阴经。黄宫绣在《本草求真》中又增加了肾、膀胱二经。同为清代医家的陈其瑞则提出不同观点，其在《本草撮要》中认为吴茱萸“入足太阴阳明厥阴经”，笔者认为陈氏应该参考了吴茱萸汤的文献记载，该方上治疗厥阴头痛、中治疗阳明呕吐、下治疗少阴下利，故吴茱萸可入阳明经，持此观点者还有顾靖远等。清代医家冯兆张、荆中允则认为吴茱萸入肝脾胃肾经，此观

点与现代中药学相同。

3 吴茱萸毒性考证

3.1 毒性认知

中药的毒性观念由来已久，自《黄帝内经》便有诸多记载，如《素问·移精变气论》^[13]云：“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神农本草经》虽未提出毒性，但对药物进行上、中、下三品分类。笔者认为中医学对于中药毒性的认识来源于两点，首先是中药本身含有毒性物质，例如乌头、朱砂等；其次是因运用配伍不当导致产生了副作用，例如人参等。很多有毒中药是两者皆有之，《神农本草经》中并未提及吴茱萸的毒性，但其被划分为中品。《名医别录》中最早提及吴茱萸有小毒。后世本草书籍载有吴茱萸毒性的记录众多，皆写出吴茱萸有毒或有小毒。部分书籍虽未明确提到其有毒，但却提出了服用吴茱萸不当会产生毒副作用。宋代《本草图经》^[6]载：“茱萸气好上，言其冲膈，不可为服食之药也。”宋代《本草衍义》^[14]则写道：“此物下气最速，肠虚人服之愈甚。”后世历代本草对吴茱萸毒副作用记载与上所述相似。

3.2 减毒方法

中医医家运用毒性本草十分慎重，诸多本草书籍记载了毒性本草减毒方法。早在《神农本草经》^[1]中即提到：“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煞，不尔，勿合”“若毒药治病，先起黎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敦煌医学卷子《本草经集注第一·序录》中亦有所载：“下品药性，专主攻击，毒烈之气，倾损中和，不可恒服，疾愈则止，地体收煞，故云应地。独用一百二十五种者，当谓戌、亥、子、丑之月，兼以润之，盈数加之，法万物枯藏时也。”^[15]吴茱萸用药历史十分悠久，其减毒记载较为丰富。本草书籍中记载其减毒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为采摘时间，首载于《名医别录》；第二为炮制手段，茱萸炮制方法首载于《雷公炮炙论》，吴茱萸炮制方法首载于《本草衍义》^[14]，其载：“须深汤中浸去苦烈汁，凡六七过，始可用”，后世医书记载亦多采取相似方法；第三为药物相畏，以减毒性，敦煌医学卷子《本草经集注第一·序录》中载：“恶丹参、硝石、白堊，畏紫石英。”^[15]这说明自古至今的医家对于降低吴茱萸毒性十分重视。

4 吴茱萸药食两用功效探析

4.1 药用考证

吴茱萸药用历史悠久，古代医籍记载丰富，用方广泛。《神农本草经》^[1]记载其功效为“主温中，下气，止痛，咳逆，寒热，除湿血痹，逐风邪，开腠理，根杀三虫”。《名医别录》^[16]对其进行了补充：“主去痰冷，腹内绞痛，诸冷、实不消，中恶，心腹痛，逆气，利五脏，根白皮，杀蛲虫，治喉痹咳逆，止泄注，食不消，女子经产余血，疗白癣。”唐代以前及唐代的本草书

籍对吴茱萸的功效描述与《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的记载相同。宋代《证类本草》将吴茱萸的功效主治进行了扩展：“能主心腹疾，积冷，心下结气疝，心痛，治霍乱转筋，胃中冷气，吐泻腹痛不可胜忍者可愈，疗遍身痹，冷食不消，利大肠拥气。削皮能疗漆疮，主中恶，腹中刺痛，下痢不禁，治寸白虫。”^[2]宋代《本草图经》^[6]则记载了民间习俗用法，《风土记》曰：“俗尚九月九日谓为上九，茱萸到此日，气烈熟色赤，可折其房以插头，云辟恶气御冬”，这表明，古时民众认为吴茱萸有避晦去邪、预防瘟疫的作用。元代李东垣《珍珠囊补遗药性赋》^[17]载吴茱萸功效有四：“咽嗝寒气噎塞而不通；胸中冷气闭塞而不利；脾胃停冷腹痛而不住；心气刺痛成阵而不止。”明代李时珍总结前人经验，在《本草纲目》^[9]中记载吴茱萸功效更为丰富：“霍乱转筋，胃冷吐泻腹痛，产后心痛，治遍身痹刺痛，腰脚软弱，利大肠壅气，肠风痔疾，杀三虫”“杀恶虫毒，牙齿虫，鬼魅疰气”“下产后余血，治肾气、脚气水肿，通关节，起阳健脾”“主痢，止泻，浓肠胃，肥健人”“治痞满塞胸，咽膈不通，润肝燥脾”。后世医家对其功效记载大抵相似。明清医家各有发挥，有以脏腑论治，如张秉成《本草便读》^[12]云：“本为肝之主药，而兼入脾胃者，以脾喜香燥，胃喜降下也，其性下气最速，极能宣散郁结，故治肝气郁滞，寒浊下踞，以致腹痛疝瘕等疾。”此外，还有以六经论治，如《得配本草》中认为吴茱萸得东方震气，直入厥阴。总之，吴茱萸在中医临床中运用甚广。

4.2 食疗考证

中医中药发展史与饮食密不可分。相传商初大臣伊尹，既为庖人，又通本草，被奉为汤液之祖。《黄帝内经》^[13]中提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这表明食疗思想由来已久。隋代杨上善所著《黄帝内经太素》^[18]亦提出：“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体现出古代医家已具有“药食同源”思想。吴茱萸的食疗功效来源于本草古籍中的记载，在敦煌医学卷子《食疗本草》(S. 76)中明确载有吴茱萸方六首，分别治疗奔豚气、鱼刺在肉、鱼刺在腹、阳痿、风痒、牙疼。因其为单味用药，同卷子中，前后分别为榆荚和葡萄，皆是食物，故认为吴茱萸在此处应为食疗用药。元代忽思慧所撰营养学专著《饮膳正要》^[19]中载有：“吴茱萸粥，治心腹冷气冲肋肋痛，吴茱萸(半两，水洗，去涎，焙干，炒，为末)上件，以米三合，一同作粥，空腹食之。”清代费伯雄撰写的食疗著作《食鉴本草》中同样载有吴茱萸粥。由此可见，吴茱萸的药膳食疗作用古时已得到广泛运用。在这些记载中，对吴茱萸的运用均先炮制减毒，这表明古代医

家对其毒性给予重视。在2020版《中国药典》中吴茱萸被明确划分为有小毒的中药。2002年，在国家卫生部公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中将吴茱萸列入《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这说明吴茱萸的药用与食用得到了国家明确的规定和认可，表明吴茱萸具有很高的食疗价值。

5 结语

吴茱萸种植与药用历史悠久，中医辨证用药不可或缺，其在散寒止痛、降逆止呕、助阳止泻等方面作用重要。在敦煌医学卷子中吴茱萸药用既在医方中广泛出现，又出现于食疗药膳之中。随着现代研究的发展，毒性中药的安全性备受人们关注。吴茱萸既是毒性本草，又为食疗保健品所用，更应对其毒性、炮制、配伍等进行深入挖掘，并规范其用药、食疗标准，从而更好地保障吴茱萸在临床治疗及保健食疗上的疗效与安全。

参考文献：

- [1] 佚名. 神农本草经[M]. 吴普, 等述. 孙星衍, 孙冯翼, 辑. 北京: 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20, 68, 73.
- [2] 唐慎微.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M]. 影印本.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322.
- [3] 杨金萍, 李怀芝, 冯诗瑶. 《神农本草经》与宋本《伤寒论》茱萸类药考辨[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21, 27(3): 484-487.
- [4] 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M]. 尚志钧, 尚元胜, 辑校.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4: 263.
- [5] 张瑞贤, 张卫, 刘更生. 神农本草经译释[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475.
- [6] 苏颂. 本草图经[M].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 127, 368.
- [7] 卢之颐. 本草乘雅半偈[M]. 校点本.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6: 240-241.
- [8]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编委会. 中华本草[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927.
- [9] 李时珍. 本草纲目金陵版[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4: 792.
- [10] 王好古. 汤液本草[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1: 78.
- [11] 汪昂. 本草备要[M]. 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7: 97.
- [12] 张秉成. 本草便读[M]. 张晓霞, 校注.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0: 102.
- [13] 佚名. 黄帝内经素问[M]. 明顾从德刊本影印本.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6: 33.
- [14] 寇宗奭. 本草衍义[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1985: 73.
- [15] 丛春雨. 敦煌中医药全书[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4: 384-390.
- [16] 陶弘景. 名医别录[M]. 尚志钧, 辑校.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6: 212.
- [17] 李东垣. 珍珠囊补遗药性赋[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1: 156.
- [18] 杨上善. 黄帝内经太素[M]. 影印本.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5: 98.
- [19] 忽思慧. 饮膳正要[M]. 北京: 中国书店出版社, 1993: 64.

(编辑: 赵 可)